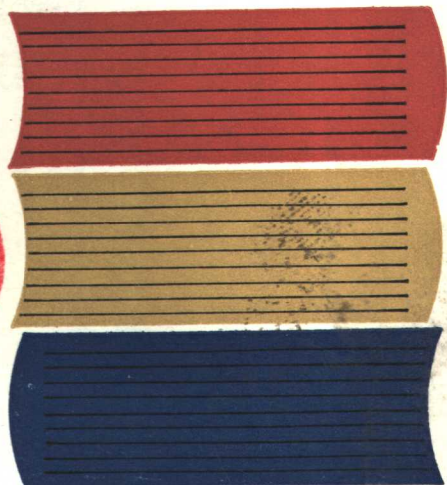


我和書



爱好书吧!

上海《书讯》编辑部编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G79

7

我和書

上海《书讯》编辑部编



Z029450

044798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我和图书

上海《书讯》编辑部编

责任编辑：蒋子丹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3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08,000 印张：7 印数：1——28,500

统一书号：10109·1627 定价：0.59元

出版“爱好书吧”丛书缘起

书籍，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里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对于这一点，人类智慧的大师们早已作出了深刻的总结。

莎士比亚说：“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象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象没有翅膀。”

托尔斯泰说：“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

别林斯基说：“书是我们时代的生命。”

.....

谁也不能想象没有书籍的生活，那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情景。没有书籍，将会使人类灵魂饥饿，智慧枯竭；没有书籍，人类就不可能进步，只能永远在茹毛饮血的野蛮和蒙昧中挣扎。感谢我们的祖先，他们用书籍这智慧的结晶，砌起人类进步大厦的阶梯；用书籍这知识的舟楫，载着我们驶向理想王国的彼岸。

读书，使人充实、深沉、庄重；使人敏捷、明智、巧慧。古往今来，那些卓有成效的治学者们成功的秘诀，就在于勤奋地学习，忘我地从书

ALR42/06

籍中汲取养料。亲爱的读者，你也想跟随着治学的佼佼者们，去书山中远足，去书海里扬帆吗？那么就请看看这套丛书吧，它将成为你寻找智慧金钥匙的向导。

这套丛书拟分五册出版。在《我和图书》中，治学家们述说了书籍对他们良知的启迪、读书的艰辛与乐趣；在《我的处女作》、《我翻译的第一本书》中，你将了解到著、译家们为他们第一个“精神胎儿”的降生所经受的痛苦与欢乐；《创作之路》是著、译家们创作道路和经验的回顾与总结；《图书知识》会指导你更好地读书，更有成效地治学。

这套丛书的部分篇目，已陆续在专门性图书报刊——上海《书讯》上与读者见面，受到广大读者的注意和欢迎。现在将文稿集结出版，意在传递读者共同的心声：“爱好书吧——这是知识的泉源！”

装帧设计：胡 杰

目 录

从爱读书到爱编书·····	赵家璧 (1)
文学把我引进革命的大门·····	梁 斌 (5)
书啊,我离不开你·····	吴 强 (10)
人生有涯学无涯·····	杜 宣 (15)
左翼文艺的光芒·····	杜 埃 (19)
爱书是一种美德·····	碧 野 (24)
生活的启明星·····	陈残云 (27)
生命不息,读书不止·····	康 濯 (30)
神奇的力量·····	秦 牧 (33)
战争年代读书难·····	古立高 (37)
巴老——我的启蒙老师·····	俞 林 (40)
我的读书生活·····	袁 静 (44)
我年轻时这样读过书·····	任溶溶 (48)
生命的绿洲·····	雷 加 (51)
须臾难离的精神食粮·····	曾 克 (57)
应该让每一个孩子多看书·····	洪汛涛 (64)
史河边上“十年书屋”·····	王昌定 (70)
我和“朋友”的故事·····	海 笑 (75)

书——我的良师益友·····	程树榛(79)
我和书的故事·····	吴运铎(84)
幼学小志·····	安旗(91)
我和图书·····	莫耶(95)
是谁引我走进美的境界·····	宫玺(99)
人生道路的旅伴·····	毕必成(103)

漫谈读书·····	李霁野(107)
和书做朋友·····	陈伯吹(111)
读书，以我为主·····	臧克家(115)
“学问是一本书一本书读成的”·····	戈宝权(118)
生活里的阳光·····	王西彦(134)
多读书，增加见识·····	罗竹风(139)
我还要补课·····	金近(143)
读书二题·····	邓友梅(146)
知识就是力量·····	梁信(151)
要有目的地多读些书·····	李心田(153)
精读多思·····	莫应丰(156)
我爱书·····	叶永烈(159)
书给了我知识和力量·····	苏阿芒(162)
书将伴我走向未来·····	叶辛(165)

我的书架·····	赵景深(170)
《十五小豪杰》和我·····	端木蕻良(174)
我读的第一本书·····	草 明(177)
《幻华室藏书记》序·····	孙 犁(180)
我爱看的书·····	李良民(182)
散文与我·····	丁 宁(186)
读书——我的嗜好·····	凤 章(192)
书架·····	冯骥才(195)
书的暗流·····	韩蔼丽(200)
荒年，书的饥渴·····	赵丽宏(204)
认真读书的楷模·····	杨开智(208)
读父亲方志敏遗著·····	方 兰(211)

赵家璧



从爱读书到爱编书

当《书讯》最初约我为《我和图书》栏写稿时，我立刻想起三十年代生活书店出版的《文学》创刊一周年时，该刊编辑郑振铎和傅东华合编了一部征文纪念特辑《我与文学》（此书最近由上海书店影印出版），我当时曾投寄了一篇，题名《使我对文学发生兴趣的第一部书》。文中叙述了当我在松江立第一高小念书时，赵元任译的世界著名童话《阿丽思漫游奇境记》，怎样第一次打动了我的童心。由于译者序中提醒我：“说来说去还是原书最好”，因此，虽然我仅读了两年英文，就大胆地要求在上海学医的六叔，为我买了一本美国麦克密伦版的英文本寄来，一边翻字典，一边硬啃到底。我曾说：“就从这部书里，发现了另一座天地，

也从这一部书里，使我知道除了教科书以外，还有更多的书能引起我更大的兴趣。”去年春，报载这位八十余高龄的赵元任先生，思乡心切，自海外回国探亲，受到党中央和学术界的热烈欢迎。我又一次记起，就是这位语言学家，第一个启发我去试探世界文学的宝藏。

一九二五年进入光华附中时，又一本西洋文学名著原本吸引了我，那是王尔德的《陶林格莱肖像画》。我在课余写了一篇万余字的读书札记。潘序祖老师帮我修改润饰，还写了短序，慰勉有加，先发表在校刊《晨曦》上。一九二七年重加整理，投寄给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出乎我意外地被录用发表了，成为我在社会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这件事，大大地增加了我对读书的兴趣，有时也梦想，将来自己能否也成为作家呢？一九二八年升入大学，在徐志摩先生的指导和影响下，闯入了西洋文学宝库的大门，但是真正引导我对欧美文学作广泛的涉猎，靠的是几套有名的国外出版的文学丛书。当时我已在良友图书公司当编辑，半工半读，写些文章还有稿费可拿。手头一有余钱，就往南京路外滩几家西书铺跑，那里开架陈列着各种不同名目的成套文学丛书，开本装帧统一美观，售价也较原版本低廉。其中最逗我喜爱的是一套软皮面精装袖珍本的《近代

丛书》(Modern Library)，收有近百种古今文学名著，选目精炼。售价一律美金九角五分，方便读者；各书均按出版先后循序编号，《陶林格莱肖像画》就是第一种。我当时决心配购全套，新书买不到，就向各家旧书店找。当我阅读之余，抚摸着这一套整齐美观的丛书时，真有爱不释手之感。当时我们自己出的文艺书都是白报纸印纸面平装本，我在想，出版文艺读物，除了要求内容美以外，在出版形式上，是否也应当给读者以一种美的享受呢？

一九三二年大学毕业，良友公司总经理要我专管文艺书的编辑工作，我就有机会实现我的理想了。我在出版形式上仿照《近代丛书》，从一九三三年起创刊了《良友文学丛书》，用软布面精装，外加彩印封套，书页选用米色道林，各书篇幅自二百页至四百页，售价一律九角，各书循序编号。此外，还提前发行编号作者签名本一百册。这套丛书，在鲁迅、茅盾、老舍、巴金、沈从文、张天翼、施蛰存等著名作家的有力支持下，到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共出了约四十种，另加特大本四种，现在已被文艺书爱好者或收藏者视作难以觅购全套的珍本了。

从这套丛书起，我从爱读书成为爱编书。随后又进一步认识到编辑成套丛书，不能仅仅满足

于用统一形式，把作家已写成的作品，汇集编合在一个丛书的名目之下；更有意义的工作，还在于要把编书当做一种具有创造性的劳动来干。如果先在编辑头脑里酝酿形成一个出版理想，然后各方请教，奔走联系，发动和组织作家们拿起笔来为实现这个出版计划而共同努力，从无到有，创造出一套具有特色的丛书来，那么，一旦完成，此中乐趣，就别有滋味在心头了。去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重版的十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就是我当年在这方面的第一次尝试。

一九八二年元旦已经来临，我已活到了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三。回顾自己所走过的道路，读书、写书、编书、出书，几乎天天在和书打交道；而每个老知识分子，都可以写一篇他一生中是依靠怎样几本书的启发教育而逐渐成长的历史。青年人寻求知识，为国家四化作出更大的贡献，最主要的还在多读书！目前正在提倡精神文明，加速智力投资，书的重要作用显得更为突出了。我们的出版社更有责任要认真编好书，出好书；而编辑，这个光荣的工作，更是大有可为的！

景就



文学把我引进革命的大门

我自小喜欢书，可是村中并没有书读。老师有一本《千家诗》，每天下午课毕，就教我们读，第一首诗是五言绝句：“春眠不觉晓……”，读时摇着脑袋，象唱歌一样。

有一年暑期，我侄子从北京带回一部《诗经》，夏天在田间小窝棚里看着瓜园，读《诗经》。那时我还看不懂。

偶然打开四哥的橱子，发现了《儒林外史》、《水浒传》、《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还有一些中学的讲义，我都读了。

一九二五年，我考上县立高小。课余之暇，我在图书馆里读着《儿童世界》、《小说世界》、《学

生杂志》什么的。

老师中有两个是拥护创造社的，在课堂上讲了郭老的《棠棣之花》、《女神》……自此，我开始读郭老的《我的幼年》、《反正前后》、《黑猫与塔》。读了《创造月刊》和《创造周刊》，后来读了《太阳月刊》……我接受了文学上的浪漫主义，读了沈老的《冲出云围月亮》，还读了《少年维特之烦恼》……等。自此，我的身上象有烈火在烧着，文学把我引进革命的大门，我参加了共青团。

十五岁开始买书，觉得有一本好书搁在书柜里象是有点什么宝贵的东西。我侄子从北京寄给我几本书，其中有《晨报》副刊合订本，还有鲁迅先生著的《彷徨》和《呐喊》，还有《坟》……我又接受了文学上的现实主义。

我在高小时期，读了很多小说，课间十分钟都不肯空过，读了苏联革命文学《一周间》、《铁甲列车》、《毁灭》、《铁流》等，还读了美国作家辛克莱的《屠场》。这时，我的第一篇处女作“鹁与家雀”登在《保定日报》上。

因为母亲病着，我未能远去升学。在家里读了《花月痕》、《儿女英雄传》、《水浒传》、《三国演义》，我还借到一部木刻本的《红楼梦》……我还比着画谱学画中国画。

无论在校或是在家，我总是伴着图书过生

活。

十七岁那年暑期，我考上了保定第二师范，使我有机会更接近革命，在图书的大海里游泳，因为保定有个书店翻印了很多革命的书籍，使我更接近了革命思想。这时，我读了苏联革命文学和日本革命文学：平林亍子的短篇小说和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还有《没有太阳的街》……

学校成立了文学研究会、社会科学研究会，还有世界语学会。我开始读文学概论、社会科学讲义和社会科学概论、教育学概论……我三哥从天津给我买来了河上肇的《政治经济学》和《家族私有财产和国家之起源》。

我开始自修学习世界语，买了一些世界语的书籍。

读文学概论和社会科学跟读小说不一样，是比较难懂的。我想了一个办法：把几种版本同时读，互相印证，就好懂了。

好朋友曹腩民送给我一批书，是他读过的，我很高兴。这时，我已经有了好多书。一九三二年，保定白色恐怖严重，有一天晚上，我把书装在煤油筒里，埋在书斋西头的垃圾堆里，直到如今，我想不出曾经取出还是不曾取出。

一九三三年初，我流浪到北京，开始在北京图书馆自学，我读了很多文学书籍，最有兴趣的

是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普希金和涅克拉索夫的著作；我曾连续读三遍《复活》，废寝忘食，如醉如痴的，我还曾熟读《严寒通红的鼻子》这首长诗。苏联革命文学和俄罗斯文学培养了我……从这一年开始，我向平津各大报投稿，多是写杂文、小品和短篇。那年我是虚岁二十。

一九三四年暑期，我考上了山东剧院。这一年我得学习新的功课，因而无时间读书，但一有闲暇，就到大明湖畔市立图书馆走走。我舍不得离开书。

一九三六年暑期，我回到故乡，三七年春，参加地下党的活动。芦沟桥的炮声一响，我只得把我的书箱埋在地下，直到第二年我才把它刨出来。可好，一本也未坏，我又把它们整整齐齐地摆在橱子里。

经过八年抗战，我的家庭也成了堡垒户，人来人往，这个拿一本，那个拿一本，也就把书拿完了。战争年代，戎马倥偬，忙忙碌碌，读书不多，买书也不多。只是一九四三年，我侄子给我带来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巴尔扎克的《贝姨》和《欧也妮·葛朗台》。这在解放区也算是绝无仅有的了。

一九五二年土改完成，我调到《武汉日报》社工作，又开始买了一批新书，一批旧书——托尔